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金属青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全金属青春>>

13位ISBN编号：9787503322112

10位ISBN编号：750332211X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凯

页数：227

字数：14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赵铁花装备着一张方正的黑脸、一口标准的胶东普通话和一副发白的蓝底黄边学员肩章，伞兵一样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在向我们传授了关于军队生活的引子和绪论之后，他又以十分意外的方式迅速消失了。
他与我们相处仅只一个月，但我认为那是比我的蜜月更为重要的一个月。
当我按部就班地把那些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定理毫无保留地遗忘之后，唯有他教给我的东西还像计算机内固化的BIOS程序，在我的脑海里四季常青。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曾经无比漫长痛苦但其实极为短暂快乐的一个月里，赵铁花教会我们的其实并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一种经典的游戏规则和生活方式。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者简介

王凯，1975年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长于河西走廊军营，1992年考入军事院校，在西北空军某基地服役多年，历任排长、政治指导员、教育干事等职，现为空军某部干部，空军中校军衔。

书籍目录

教父锅盖头无主之地伯恩的身份日落之后猜火车第五元素日瓦戈医生光荣杀死一只知更鸟薄暮之光楚门的世界傲慢与偏见公民凯恩死亡诗社罗拉快跑冷山撞车孤独的吉姆通天塔西伯利亚的理发师二十一克时时刻刻天使爱美丽雨人对她说破浪阿拉伯的劳伦斯再见列宁炎热的夜晚十分钟年华老去巴黎的最后一曲探戈太阳照常升起

章节摘录

教父　　十五年长得足够忘掉许多事。
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赵铁花。
我记得十五年前的那个夏末，赵铁花装备着一张方正的黑脸、一口标准的胶东普通话和一副发白的蓝底黄边学员肩章，伞兵一样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在向我们传授了关于军队生活的引子和绪论之后，他又以十分意外的方式迅速消失了。
他与我们相处仅只一个月，但我认为那是比我的蜜月更为重要的一个月。
当我按部就班地把那些普遍适用的公式和定理毫无保留地遗忘之后，唯有他教给我的东西还像计算机内固化的BIOs程序，在我的脑海里四季常青。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曾经无比漫长痛苦但其实极为短暂快乐的一个月里，赵铁花教会我们的其实并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一种经典的游戏规则和生活方式。
一九九二年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拎着我妈给我收拾的行李，惶恐不安地跟在赵铁花后面，穿过昏暗的四楼走廊，进入一间门框上印着蓝色“ 406 ”字样的宿舍。
我们进去之前，宿舍里已经有四张天蓝色的铁质架子床、八个褐色的内务柜和两个正在收拾东西的人。
见到赵铁花，右侧床边的大个子立刻停下手，站直身体叫了声“ 班长好 ”。
肖明，你在干啥？
赵铁花环视了宿舍一周后，冲着大个子发问。
报告班长，我在整理个人物品。
赵铁花微微点头，转脸又问左侧床边仍在忙活的小个子，任……你叫任什么？
任小俊。
左侧床边的小个子终于停下手，站直了答道。
你在干啥？
赵铁花又问。
我觉得很怪。
我都知道他在收拾东西，可赵铁花却要明知故问。
收拾东西。
谁让你在这张铺上收拾东西的？
我……我想……我想睡这张床……任小俊脸开始变红，并且越来越红。
你想？
你还想干什么？
任小俊被赵铁花问住了。
他嗫嚅着，班长，我怕高，我从小就没睡过上铺。
我妈说，上军校还是睡下铺比较好一点，我还没来得及给你说。
再说还空着两个下铺，所以我……　　你说完没有？
没……完了。
我刚才分给你的是哪张铺？
任小俊窘迫地指指对面的上铺。
记得就好。
赵铁花扬扬下巴，搬回去！
我看到任小俊的双眼在一瞬间充满了泪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赵铁花指着任小俊刚才正收拾的下铺对我说，韦佳节，这张铺你睡。
看着任小俊委屈的样子，我很是不忍，初次离家的惶惑和兔死狐悲的感伤涌上心头。
我几乎要对赵铁花说就让他睡在那里吧，我随便睡哪儿都行。
可是没等我张嘴，赵铁花却叫了起来。
韦佳节，把你的手从裤袋里拿出来！

像什么样子？
赵铁花瞪着我，刚才在队部我不是给你说过不要“三手’’了吗？
你到底长不长记性？
　　仿佛当头一棒，我脑袋顿时一片空白，几乎要晕倒。
　　我刚才给你说的‘‘三手”是哪“三手”？
马上回答！
　　我努力找到了呼吸和心跳，然后才能够思维。
我只想起他说过抄手和背手，还有一个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的脸变得滚烫。
从小到大，除了父母，从来没人也没理由这样直接而猛烈地训斥过我。
我想向赵铁花解释我不是故意的，那只是个习惯动作而已，可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还有袖手！
你们两个也给我记住了！
别再让我看见你们违反规定！
　　那天是我人生的D日。
我的军校生活乃至军队生活甚至整个人生自此开始。
我像一只渴望长大的小兽，离开父母去开辟未知的第二战场。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将会习惯于因为牙具没摆放整齐或在队列里龇牙偷笑而遭到严厉训斥，也不知道自己将会习惯于因为晚自习溜出去吃一个肉夹馍或熄灯后说一次话而写一份检查。
我同样不知道许多无法想象的事都将一件件自然地发生，所以那时，我才会面红耳赤，胸闷气短，怀恨在心。
把这几个内务柜都擦擦，里外都要擦干净，包括柜子的四条腿。
等一下我来检查，到时候不要让我摸到一颗灰尘。
　　赵铁花终于扔下一个没有主语的祈使句走了。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让我们三个一起干，但那只是我的理解。
因为任小俊恨恨地说，连个下铺都不让我睡，凭啥让我替别人擦柜子？
才不干！
要擦就擦我自己的。
　　其实也不麻烦。
再说班长都交代了，咱们还是擦吧。
肖明一边四处看一边说，咱们屋就是缺块抹布。
　　连抹布都没有还擦个鸡鸡。
任小俊愤怒地补充道，班长让擦，他该给我们抹布呀，总不能让我们拿舌头舔吧。
他也就会欺负人。
　　班长怎么会欺负你呢？
他是看你个子小才安排你睡上铺的。
肖明一边搬柜子一边劝任小俊，再说上铺总得有人睡吧。
　　啥意思？
任小俊狠狠地把枕头扔在肖明的上铺，那你怎么不要求去睡上铺？
得了便宜还卖乖，卖啥卖？
　　肖明咬了咬嘴唇，沉默了。
我恨赵铁花，可我并不想介入他们的争吵，就借口说去看看别的宿舍有没有多余的抹布，走了。
等我空着手回来，肖明已经擦完了两个柜子。
他满头大汗，手里拿着一条大半乌黑边角雪白的毛巾。
　　不会吧，不打算洗脸了你？
我有些惊异，一人可就发一条毛巾。
　　部队发的我才舍不得用呢。

这条是我妈给我带的，反正现在也用不上。
肖明很认真地说，当抹布挺好。
　　我箱子里也有一条新毛巾，也是我妈给我带的。
我没想过把它拿出来当抹布，就算想到了我也不会这么干。
估计任小俊也不会。
我觉得肖明这家伙有点邪门，以我当时的智商无法理解。
我让他歇会儿我来擦，可他不肯，而是让我先收拾自己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赵铁花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白皙瘦弱戴眼镜的家伙。
赵铁花告诉我们，他叫彭子君。
彭子君满脸通红地靠门站着，不敢往里走。
赵铁花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拽到宿舍中间。
彭子君局促地站在那里，低着头不敢直视我们，两只手微微发抖，像个无辜而惊恐的小白兔或者小红帽，而我们都是一群心怀不轨的大灰狼及其外婆。
第一印象往往就是最终印象，所以直到现在，彭子君在我记忆里还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不曾有任何改变。
　　之后，赵铁花又上来三次，每次都给我们406带来一个新学员。
他每次进来时，肖明都在奋力擦着内务柜。
他最后一次上来时，刚从肖明那里接过抹布的任小俊好像忘了刚才赵铁花带给他的心灵创伤，兴奋地叫住赵铁花，班长，您检查一下吧，我们擦完了。
　　赵铁花并没有动手去检查，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去看了那些内务柜。
他只是淡淡地“ 嗯 ”了一声，转身向门口走去。
我终于忍不住了，叫了声班长。
　　刚才找不到抹布，肖明就拿自己带来的毛巾当抹布了。
我抓过那条面目全非的毛巾朝赵铁花晃着，还是条新毛巾呢。
　　赵铁花转过头看着我，一直看到我心里发毛。
他什么也没说，拉开门走了。
　　锅盖头　　穿上新军装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且与以往不同。
多么帅。
穿军装比穿任何男装都要帅上五到七倍。
肖明这种施瓦辛格式的造型自不必说，就连任小俊金丝猴般的小身板，呆在二号一型的军装里面都变得高大了几厘米。
　　军装之所以能够成为史上唯一超越自我的装束，不在于它的质地和样式，而在于它被赋予的那些与崇高和死亡有关的象征意义。
我记得一九九二年那套军装的每一个细节。
小翻领、后开衩、铜质纽扣的月A色短袖，通风性能良好，风吹过会掀起下摆，轻抚我光滑的皮肤；柔软、深蓝、结实的的确良军裤，跟碧海蓝天和十九岁姑娘那样清新迷人，而洗得微微发白时（像赵铁花身上那条），则会在深邃的蓝色中流露出成熟的风韵和沧桑之美；草绿色的解放胶鞋，像曲别针或者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一样简洁实用并影响深远，那种雨后田野般亲切的臭味似乎仍在我的鼻翼间飘荡。
现在看来，八七式短袖夏装的设计完全失败，但那时却让我们美得冒泡。
当然，刚穿上它，还只能算是获得军人身份的初步证据。
作为刚入校的新学员，我们尚无佩戴领花、肩章和帽徽这些标志服饰的资格。
这些小东西成本低廉然而意义重大，没有它们的军装即便是瓦伦蒂诺，也依然缺少灵魂。
　　我们学员八队六班，只有班长赵铁花拥有全套的领花、肩章和帽徽。
他的肩章洗得发白，帽徽和领花的边角也磨出了金属的本色。
陈旧意味着老，老意味着资格。
赵铁花是四年级学员，他进入军校时，我们才刚念高中，这是老；只有成绩优异、素质全面的四年级

学员才有可能担任新训班长，这是资格。
老而有资格的赵铁花拥有了领导我们的绝对权力。
　　我们穿着新军装，在巨大的操场上站成一列横队。
军装免费发放，却不是白穿的。
操场上满是我们这样一列一列的班横队。
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滚烫的水泥地。
这是我们在军校的第一课堂。
尽管操场边就有法国梧桐高大的树冠构筑的阴凉，可班长们却宁愿带着大家在太阳底下暴晒。
　　赵铁花当然也不例外。
他教导我们，上军校就得准备吃苦。
事实证明，他准备了许多的苦让我们吃。
他同时还教导我们，标准的军姿是实现老百姓到军人、中学生到军校大学生这两个转变的第一步。
当我们按照他示范的动作要领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时，他进而指出，拔军姿，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我们的光荣和幸福，也是我们将要学习的全部队列动作直至全部军事生活的ABC。
我们如此，陆军和海军也如此，美军和真主党游击队同样如此。
军姿拔不好就没个兵样，走到哪里都会东倒西歪遭人鄙视。
因此，如果拔不好军姿，永远都不能算是合格的军人。
　　可是我讨厌拔军姿。
我始终认为拔军姿是新训期间最为痛苦的事，甚至超过了紧急集合。
前五分钟还好，再往后就变得难以忍受。
从五分钟到十分钟再到半个小时，赵铁花不断增加我们拔军姿的时间，每一分钟对我来说都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很多时候，时间并不是匀速流逝的。
有生以来，我的身体还从未这样有意识地彻底静止过。
虽然我始终在用力挺颈、挺胸、挺腿来绷紧身体，但那种力量被要求内敛而含蓄，只能隐藏在我年轻的身体里欲言又止。
汗水顺着剃光的鬓角流淌下来，奇痒难忍却不能去擦，若是其他小爬虫趁乱骚扰，那“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的痛苦更甚。
那时，我最爱听的两个字是赵铁花下达的“稍息”口令，可惜他总是舍不得把这两个字从他紧闭的双唇里吐出来。
某次，一只苍蝇在我腮帮子上流连忘返，久久不忍离去，大概是把我当成了一大坨直立行走的屎。
我几次想伸出手赶跑它，但初步萌芽的纪律意识和对可能招致训斥的畏惧心理让我愁肠百结。
那种想干点十分想干的事却干不成的痛苦无法言传。
最终我急中生智，伸长嘴唇往上吹气，试图把苍蝇吹走。
结果是它飞走了，赵铁花却来了。
　　第四名，他冲过来怒视着我，出列！
　　是！
我赶紧向前跨出一步。
　　动动动，动什么动？
谁让你乱动的？
　　我沉默。
苍蝇走了，僵硬的关节也可以趁乱活动一下。
这种身体解放的短暂轻松与呵斥带来的精神压力相互作用，令我悲喜交加。
　　才二十分钟你就受不了了？
赵铁花逼视着我，就你比别人娇贵？
　　一瞬间，我欲乘风归去，或是一行白鹭上青天，可我归不了也上不去，我还得穿着解放胶鞋踩在滚烫且质地良好的水泥地面上羞愤难当。

全体延长十分钟！
赵铁花回到指挥位置，第四名，因为你一个人动，大家都要陪着你多站十分钟！
好好想想吧你，入列！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